



迷失在四季裡的  
虹雨

那年荔枝還沒紅遍，我們就上了山，溜過滿山的梨園，直趨綠溪萬谷間。夢境的谷，蝴蝶翩然，陽光的碎片跳躍在綠叢中。芬芳裡有著生命綻放的高興，早春的氣息藏在花苞裡。我看到微風在你髮間嬉戲，你的眸光和煦陽相映照。

敏感的江流，洶湧的海波，奏著我生命波瀾壯闊的樂章。走在秋色漠漠的蘆荻裡，在萋草間凝視秋季金黃的陽光慢慢移向山麓的樹叢裡。越過重重阻塞的市區道路，轉過一片橡樹園後，一條鄉間小徑，茫然地呈現在眼前，稻穗在秋日的晚風中舞著，夕照下的相思樹顯得特別蒼勁，打穀機轉著滿倉的稻穗在秋陽下隆隆作響，遠陌上的鴨群嘎然呱然的歸來，我燃起一室氤氳，將晚霞在天際燒盡。

夏天的腳步近了，在打穀場上，甘蔗園裡，埤塘河畔。仲夏的月光，照在窗櫺，跨過門檻，映在搖藍帷上，黑夜在角落裡，蟋蟀聲響過沈寂，聽，風走在樹梢。

夜裡夜鶯呼喚在柳梢頭，野蕪宿在枯椏底，龐然的山巖掩住勁深的谷口，蔓藤覆過石隙青苔，飛泉滌清了它的晦氣，繼續向枝椏間四處攀延。池旁聒噪的蛙聲，驚醒了夏夜的初寐，多發的柳條垂曳她的纖手汲取滿池的綠意。夜夜我走在夢裡沈思，而黑夜的角落裡，可有你羞澀的眼神？

鏗然一聲，可是早謝的杜鵑？抑或清風輕撫仲夏的琴弦？薄霧蒙著乳白的面紗，在夜裡走著。枕著清涼的月夜，今夜我沒有睡眠。

你風信子的秀髮，喚我以古典的容顏，你的影子活在陽光下，佈小草以無限的涼蔭。你的衣裳舞弄著春風，你的秀眼迷惑了夏日，你的長髮使晚秋飄然，你的笑靨使寒冬燦然。多少個日子，在馬燈下燒盡，多少個夕照下的北望，隨著白駒疾馳過三月的今春。

吊橋不在，松濤不在，

正濃。走過十里風塵

紅黛綠，醉過；夢裡

看盡迷濛的春雨，

整月的花季，你的情思

蕙草飄然的愁絮，喚我，

熱帶蔓藤，縛我，割也割不

裡望盡；葡萄棚下，訴過。燻

你的心扉如寂寞的小窗緊掩

風鈴的三月在你耳邊響過。向晚的

纏錯的藤葉，汲取著田塍下的澗流，

石，潛沈的心腑，終夜潺潺。

象牙塔內編織著粗鈍的憧憬，想在現實的熔爐裡淬尖。而憧憬終究是要吹散的，就像青春終究是要逝去的。或許我們真該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。或許我該攫取利那的歡樂，怯笑永恒寂寞的孤名。

清風，細雨，你在其中。枯葉，泥土，我在其中。你立在薄霧，晨暉中。而喧雜窒悶遠你我而去。漠然於生命中不該有的折磨，釋然於無知者輕易的歧視。你立在崖邊對著群山千壑呼喊，許是造物主沈默的啓示：喚回你久已失去的心靈。

從你冰涼的小手流入我掌中的寒意，有若腳底凍冰節節升起直滲骨髓的刺冷。妓女似的沈淪，墜入無底的漩渦，你悅然的投入無窮的深淵，使我愀然的逸入無知者的夢裡，日夜期盼著你幡然歸來，等著今夏盛花賽過上一季的芬芳，望著今春的白駒疾追去年的寒冬，明知你是不會悔悟的，夜夜，我踮立村口，望盡每一期望，忍聽荒狗吠醒中天的明月。

泛白了秋江蘆荻，沐黑了的童稚垂髫，老黃狗在墓裡躺了四季，新筍已成堂下竹，秋燕已然南方去。祇是戀戀不忘陌上荒寒景色，我慌亂的步履閃入亂叢，而你漠然雨似的眼神，射向我，似萬支流矢，使我痛苦常新。難道黑夜真的業已形成，果真我生命的彩霞，如今墜入五里的霧中，不知何年可以重光？

春來的多麼急促，一場狂風驟雨便把春的形像抹失，好似又回到寒冬。許是哭泣，泣過萬重千山，再怎麼也喚不回的記憶。隔著青山外的煙雨，想著飄渺模糊的幻影飄失。心

靈和剝落的紅牆一樣的蒼老，思維和枯藤一樣的搞灰。這世界是如此的岑寂，多霧的倫敦，我想聽你夜鶯的歌唱。

漂泊時怕看花開，深恐塵封了的枯萎玫瑰會激起悽楚的舊事，然而夜夜我在月下訴你往日的美好。

好像舊曾相識，倫敦的兩霧分外的清晰，春寒料峭，心緒的游思，隱在霧裡迷茫。五里外的雲天消融，山河依舊，祇是舊夢飄零。

像個送葬者一凄冷的十二月送走了一季寒冬，初春的煦陽遣散了倫敦的濃霧，泰晤士河上的船鳴，驚破了海鳥的睡夢，留學生的愁悵自江面升起，歲月虛擲在擁擠的人潮裡，創傷的心靈，常在故國的夢中醒來，西敏寺的鐘聲在晨霧曉風中響徹，我怎能不憶起故鄉那迴蕩心坎的禱鐘，祇是異國浪漫的芬芳，屬我在風中捕捉。

繾伏在厚重的書冊裡，冀望古典的庇蔭。浪漫的餘韻飄忽在夜晚的椰林裡，孤寂的濟慈，喚我，在扶疏的松影下。然而今朝，古典在流線型的車前脆碎迸飛，在櫛比林立的黑鄉中燃盡。

吉卜賽浪人的風笛飄自山崗，黑夜裡的狼群嗥鳴了滿月，露宿在多沙石的野地裡，夢裡愕然驚於帳篷外的幽暗；凝視滿目的蕭然，訴絕望的心曲於長夜。

那可是子夜的聲響？脆然於窗外暈燈下。清幽的吉他聲伴著淒長的泣音，使得遠颺的遊子愀然。順著風笛的清溪，黯然於子夜的悲感；震折於他的悲傷，嘆己身之飄零。

離開那遙遠的故國，落魄在頂尖的教堂外，異國晚秋的云彩，總是那樣明麗逼人；母親似的家園，夜裡醒來，好想擁你以長泣。

冷風在無依老者的身軀上，在清冷的街上。纏繞旋迴響過鎮街，連成荒繆的螺紋。夜裡，枯葉磨娑沙沙，塵封的歸思在子夜裡醒來，喚醒一季的熱淚，撲漱漱的秋雨一夜也下不完似的，斑駁莊院，再怎麼也鎖不住放逐的乳鶯。

望鄉的牧神，招我，招我這浪跡天涯的遊子。天涯夢重歸，覺來淚雙垂。灑落整季的茫然，踟躕暮夜的港都，飄然的雨絲墜在朦朧的霓虹燈前，橘黃明閃的車燈駛在夜雨中。鱗鱗海波上有無數燈影搖幌，漆黑的山麓閃爍幾盞星光似的燈火，東坡翠堤畔的馬燈，招我以謐照的慈暉。

醒自午後慵懶的陽光下，一個長過一個似的下午。第一季江邊蘆葦高高的，蔽我幽深的心眼。風起時但見白浪涵湧，飄起細細的絨絲。今年我打從江邊走過，乍見河床白沙堆立，白禿的鵝卵石無望地忍受驕陽的曝曬。許是炎夏使春季凋逝？但見黃沙滾滾，風起時。

滿地濘泥，蘚苔侵階，蔓藤越滿紅牆，我的花傘攪濕了整季的春雨。在潮濕迷離的季裡，將思維踩在碎石路上，洗落滿臉的陰霾，暫時將憂鬱交與冬日。

蛛網上的小珠滴落，春雨初收的黃昏，我步入山中，迎我以多枝枿的梨園。看晚霞還在，古意的鐘樓還在，幻想還在，活著充滿生意。

沒有人聲的吵嘈，沒有車聲的喧騰，沈鬱的魚木和虔誠的梵唱溶漾耳際。窗外的暮色已形成，絕皆入歸鳥，風來晚天涼。

逝去了的是永不再回的時光，  
留住了的是日益衰竭的身軀。  
風霜雨霧初了，歡樂痛苦也了，  
此地一片清明，一如暴風雨初了。

三月十四日

# 高山蒼鷹

## 的故事

曾荷萍



蓬萊仙島，玉山高峰，峰迴雲繞，氣象萬千，這兒矗立一座廣漠的大峽谷，在懸崖危石上，一隻威武的蒼鷹昂然靜立，翎如鈎戟，雙爪沈雄，眼神凌厲，漠然望著眼前的蒼穹大地，那是一種傲視天下，與天地同朽的族類。

夕陽西下，雲海彤紅，牠悠閒地凝視著此刻的落日奇觀，陡然一聲長嘯，劃破空際，山鳴谷響，無限的獨立自由，輕展巨翼，牠輕靈地飛向雲海中，讓全身飄在迎風的氣墊上，隨後，翅膀張開不動，一個迴旋，向著峽谷滑翔，俯視一草一木，君臨大地，作著慣例的巡遊，牠雙翼微傾，徐徐劃了幾個漂亮的圓弧。

暮色蒼茫了，牠悄然降落在岩壁大巢一團枯枝上，瞇起眼皮，四周沉寂寧靜，天空疏星閃爍，片刻月上東山，皎潔的銀輝傾瀉在大峽谷，牠不覺得寂寞，一向這樣過日子。

牠在海峽上空狩獵，蔚藍的大海一望無際，烈日當空，白浪翻飛，一隻烏龜乞求的眼神昂頭傻笑著，牠宏聲朗笑，斂翼俯衝，勢如千鈞，把它攆到岩灘上空，輕鬆利爪，這幸運兒，手舞足蹈，欣然享受騰雲駕霧的快感。